

南

史

九

列傳第二十二

南史三十二

李

延壽

張邵

子敷寶積

孫冲

兄子暢

暢子融

徐文伯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弃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吳郡太守及王謐爲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

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一年武帝北伐邵

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惟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

不行文帝爲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
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
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
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
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
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
至襄陽築長圍脩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
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竝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
悉禽旣失信羣蠻所在竝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

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
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
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
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
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薄席爲轎車
諸子從焉長子敷

數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
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
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

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
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
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
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
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
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
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
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赧竝管要務與敷同省各家欲詣之
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竝
已負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
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
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
九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
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
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
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
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
奔墜淮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
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
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憤齋永明八年
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
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
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兖州刺史遷司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兖州刺史竝未拜崔慧
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冲爲舒州刺史一歲之中
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
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

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
劉山楊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
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
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
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
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
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
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
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

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
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
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
之識者知其將士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
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
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
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
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
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
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

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
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
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
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
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
不高讚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
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
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
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

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
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
送酒二甌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
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
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
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
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
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封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其橘暢宣
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
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蒲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

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人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
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
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
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
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
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
炬燭十挺孝武亦置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各
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復

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
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齋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粱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
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篳篥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
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
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
以暢為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殺
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
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
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